

回 忆

赵如兰回忆父亲

口述 / 赵如兰



父亲赵元任的“早年回忆”印成了《赵元任早年自传》出版。这个回忆是父亲写他从出生到九岁之间的事，因为本来写了当语言教材用的，父亲故意写的是完全地道的口语体裁。有些关于他亲自看到的中国风俗习惯的事，他写得很仔细。

这当然对于研究中国社会、中国文化的学生们会特别有兴趣的。

我自己一边看着也回想到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喜欢搞很多玩意儿，例如他爱玩风筝。他讲清明那天，人人都要把风筝的线割断了放走风筝的事，我也记得很清楚，到我们玩风筝的时候，他还是那么办。

他喜欢弄光学的东西，所以家里有一大堆他拍的立体照片。他对天文总有兴趣，每逢有日蚀、月蚀，不管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，总是把我们全家大小都拖了出去看。从他的回忆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嗜好是他自己从小就养成了。

父亲讲到他小时在家中读唐诗，这也使我想到他床头总有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他在医院的时候，我也给他带了本放在床上。记得他去世的前一晚，他还用他那沙沙的嗓子，用常州音读“……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……”

父亲的生活一向都很规律化。什么时候做什么，有时一分钟都不差。但是偶然他也喜欢出些新花样，深更半夜出去吃宵夜，坐车兜兜风什么的。

父亲平常总是笑眯眯的。

父亲的人生观是入世的。他对于种种社会上的改造总是很热心，他很在乎要跟社会有接触。

父亲他绝不是一个隐居的人。我想这一方面父亲受母亲的影响最大，他爱跟朋友们通信，我们常常笑他每经过一个信筒总有信要发。

至于私人的感情，父亲是不大露在表面上的。他不高兴的时候连对我们都不说。但是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们也看得出来，他心里有多寂寞。

父亲、母亲这一生是快乐的，他们懂得人生的趣味，这也是因为他们对人生是积极的、乐观的。

安妮宝贝 见自己，见天地，见众生

文、图 / 利珠



开始得更早？

安妮宝贝：他的观点也没有错，但还不够开阔。最近的电影《一代宗师》里，有句台词我很认同。我认为做事都可涉及三个境界，见自己，见天地，见众生。我的早期作品见的都是自己，后来的《莲花》见的是天地。写过《春宴》《眠空》后，希望可趋近最后一个境界。

写作对你最大的诱惑是什么？

安妮宝贝：目前写作对我来说，最大的感恩之处是，可以给予读者、给予陌生人一种可参考的生命体验。

你曾表示自己没有特别的“家”的概念，年龄增长，如何理解和处理归属感需求？

安妮宝贝：我没有所谓的物理意义上的家的概念。如果有必要，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。但若心安，其实在哪里也都是家。人的归属感不来自外境，来自自己的内部。创作和创造则都只是一种途径，一种通道，一种工具，一种技术。它们不是最终目的。

对于这个时代，你有什么话不吐不快？

安妮宝贝：时代貌似是在越前进越糟糕。现代人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很容易忽视内在心灵的深度和真实。被太多外在的工具所操纵，却把这些当做生命的目标。这是一种迷失和浪费。但每个人来到一个时代都有其命运和任务。所以要尝试去调整完善自己，完成使命，帮助他人。

作为一个行迹隐匿，有些避世的作家，在选择是否生养子女时困难吗？

安妮宝贝：不困难。生命所有真实的事情我都想体验。这是让生命丰富和完整的方式。

作为作家，一种个体与周围的疏离感和紧张感是必需的，在教育女儿时，你希望她拥有怎样的和世界的关系？会为她做出一些更入世的改变吗？

安妮宝贝：我的职业很特殊，是属于个人工作，不是集体工作，所以只能接受这种工作方式带给我的影响。对孩子我给予尽量多的自由。我和她是各自独立的生命，希望她在世间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，自益和有益于他人。我不会为她做什么改变。

你会上网去看那些关于自己的评论吗？

安妮宝贝：我不看任何评论，也任由他人以各种方式理解我的作品。一切顺其自然。时间像潮水，会冲刷掉一切纷争和是非。我只负责做好自己的工作。

2011年，安妮宝贝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春宴》。她认为，写作《春宴》如同翻过一个山头。而她认为写作《眠空》则像是，收拾凌乱、平息急促、吹吹微风的那么一种记录——“是内心的一种觉知和清理”。2013年伊始，安妮宝贝的散文随笔《眠空》和她对藏书家韦力的长篇访谈集《古书之美》一同出版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安妮宝贝开始写作。十几年来，她保持着持续发力的创作状态，少见倦怠。她也一直居于畅销书作家之列，接受大众的围观和评议。

对话安妮宝贝

书名《眠空》怎么理解？

安妮宝贝：这本书就是以私人笔记和日记的方式，与读者分

享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。眠，是日常生息，空，是指事物与心的一种空性。如同自序中所言，《眠空》是某种生发、循环、分解、消释。这些文字对我而言，如同把一枚铁钉敲入岩石，缓慢、坚定、持续、深入，也如同把一封书信投入大海，随手撒落，没有目的。

不同文体令你着迷在哪里？

安妮宝贝：小说让人着迷之处是可虚拟一个世界，制造一些人物，它们也许与现实世界没有关系，可以有一种超越性。散文则只是发表观点，也许更真实和直接一些。但小说写作中的想象力让创作者激动。所以，我一般两种文体轮换写。《眠空》之后，我会开始写新小说。

新小说大约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故事？

安妮宝贝：我想写些短篇小说，或者说可能是几个不同故事构成的一个长篇。结构还在考虑中。一些小人物，如何面对和处理他们与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，包括情爱和性爱部分所带来的黑暗层面。我总觉得，在作家处理的素材中，人的自我，人与人间的情感关系，是不应该被外界忽略或藐视的一个主题。从个体的小切口进入，你可以看到它连接到人性和世界本质。连接到一些非常直接和危险的存在。你可以以此探索世界的角落。探索到它全部的黑暗。

梁漱溟说过，人类面临三大问题，顺序不能错，先是人与物的关系，之后是人与人，最后是人自己的内心，这个顺序适用于你吗？关于第三种关系问题，你是否